

金上甄商代秦漢等書
卷之四

卷之四

全隋文卷二十三

宇文愷

愷字安樂本朔方人遷居京兆周初呂功臣子封雙泉伯進封
安平縣公歷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中加上開
府隋受禪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
領營新都副監後拜萊州刺史坐兄忻誅除名及建仁壽宮授
將作大匠拜仁壽宮監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煬帝卽位爲
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進位開府遷工部尚書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諡曰康有東宮典記七十卷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
圖議二卷釋疑一卷帝親下詔徵其子愷孫乘與正澄等
奏明堂議表宗廟所嘗不谷恭景帝盛德思于思慕魏朝吳
臣間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

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
玉璫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展宇盡妙思于規摹凝眸冕旒
致子來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
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曰同域
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
源反樸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
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后渠五
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
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
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
論勒爲一家昔張衡渾象曰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曰二寸爲千
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
議者殊塗或曰綺井爲重屋或曰圓楣爲隆棟各曰臆說事不經

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弓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弓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弓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弓爲上古樸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弓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弓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弓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弓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

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已爲兩杼閒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已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籬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

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圖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呂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

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己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己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己茅今蓋己瓦瓦下藉茅己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

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辭綜注云複重廡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曰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閒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塹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

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呂應椿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呂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日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呂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竝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呂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隋書宇文愷傳

奏定皇太子輅

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觀殆無差別若錫于東儲在禮嫌重非所宜崇峻陞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魏齊九葉蓬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添古于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卽爲差降所宜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改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並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曰爲殊耳若用此輅給于太子草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于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曰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于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于古典臣謂非嫌
隋書禮儀志五皇太子輅象輅宇文愷梁毗奏制曰可

宇文慶

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初受業東觀歷都督遷衛王府掾建德中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平齊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歷延州寧州總管大象中進上大將軍加柱國隋受禪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出爲涼州總管徵還卒于家

奏錄文帝龍潛時言表

臣聞智謀造化二儀無已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于曾襟運奇謀于掌握臣已微賤早逢天睠不召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

隋書宇文慶傳

王誼

大五百三十六
小四十五

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周初爲左中侍上士遷御正大夫拜雍州別駕武帝卽位授儀同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平齊授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宣帝初出爲襄州總管靜帝初轉鄭州總管拜大司徒開皇初進封郕國公後呂怨望賜死

奏駁蘇威減功臣地給民議

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

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

隋書王誼傳

來和

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周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男大象中拜儀同隋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進位開府有相經四十卷

上表自陳

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

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于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召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

隋書來和傳
北史八十九

元壽

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魏邵陵王敦孫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
保定中改封儀隴縣侯隋開皇中授尚書主爵侍郎從晉王伐
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少
卿出爲基州刺史徵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卽位召從平漢
王諒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拜內史令進右光祿大夫兼左翊
衛將軍從征遼東道卒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
有元壽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封安樂縣公非卽其人也

奏劾劉行本韓微之等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
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
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
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
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

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敎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間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引爲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叛罄囂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言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隋書元壽傳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又見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績

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遷小宮尹宣政初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時轉御正下大夫靜帝初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隋受禪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及平陳拜蘇州刺史遷信州總管卒諡曰安

遺顧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于湯武東踰播
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立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
蔥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
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
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
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
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
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已此見期必不
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隋書皇甫績傳高智慧等
作亂蘇州民顧子元應之子元素感績
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

衛立

立字文昇河南洛陽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記室遷給事上